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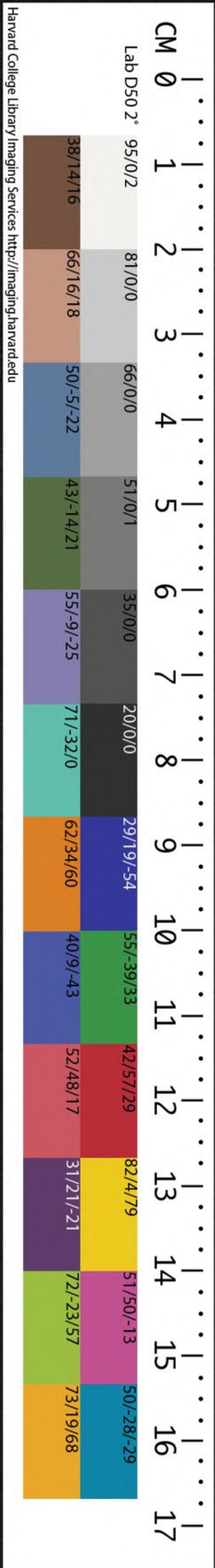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2 1965

二  
四九  
五九

孟子

965/4932B



趙氏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

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

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

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

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

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  
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  
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  
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  
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  
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  
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  
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權謀以  
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典  
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  
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  
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  
正塗壅底仁義荒息佞偽馳騁  
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

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  
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  
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  
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  
錄值矣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  
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  
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  
重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去我欲

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  
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  
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  
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  
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導之則

可以致隆平頌清廟鄉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  
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  
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  
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  
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鎡鑠六  
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  
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  
以趙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栢黜欲害孔子孔子

稱天生德於予。魯滅。倉毀。鬲孟  
子。孟子曰。臧氏之子。寫能。使予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  
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  
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  
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

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  
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  
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

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  
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  
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  
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

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  
于天講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  
何勤如寫嘗息肩弛擔於濟岱  
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  
矜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  
以大道余因吝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

以<sup>テ</sup>孔<sup>オホキ</sup>思<sup>シ</sup>遺<sup>ワスレ</sup>老<sup>コウ</sup>也<sup>ナリ</sup>。惟<sup>オモシ</sup>六<sup>ロク</sup>籍<sup>シキ</sup>之<sup>ノ</sup>學<sup>ガク</sup>先<sup>ニ</sup>覺<sup>サト</sup>之<sup>ル</sup>士<sup>ノ</sup>釋<sup>トイ</sup>而<sup>シテ</sup>辯<sup>ム</sup>之<sup>ル</sup>者<sup>ノ</sup>既<sup>ス</sup>已<sup>ニ</sup>詳<sup>シ</sup>矣<sup>ナリ</sup>。儒<sup>ニ</sup>家<sup>ノ</sup>惟<sup>ニ</sup>有<sup>ル</sup>孟<sup>ノ</sup>子<sup>ノ</sup>閎<sup>ノ</sup>遠<sup>ノ</sup>微<sup>ノ</sup>妙<sup>ノ</sup>奧<sup>ノ</sup>難<sup>シ</sup>見<sup>ル</sup>宜<sup>ニ</sup>在<sup>ル</sup>條<sup>ノ</sup>理<sup>ノ</sup>之<sup>ノ</sup>科<sup>ノ</sup>於<sup>テ</sup>是<sup>ニ</sup>乃<sup>チ</sup>述<sup>ス</sup>已<sup>ノ</sup>所<sup>ノ</sup>聞<sup>ク</sup>證<sup>ス</sup>以<sup>テ</sup>經<sup>ノ</sup>傳<sup>ノ</sup>為<sup>ス</sup>之<sup>ノ</sup>章<sup>ノ</sup>句<sup>ノ</sup>具<sup>ス</sup>載<sup>ス</sup>本<sup>ノ</sup>文<sup>ノ</sup>章<sup>ノ</sup>別<sup>ノ</sup>其<sup>ノ</sup>指<sup>ノ</sup>分<sup>ノ</sup>為<sup>ス</sup>上<sup>ノ</sup>下<sup>ノ</sup>凡<sup>ソ</sup>十<sup>ノ</sup>四<sup>ノ</sup>卷<sup>ノ</sup>究<sup>ク</sup>而<sup>シテ</sup>言<sup>フ</sup>之<sup>ル</sup>不<sup>レ</sup>敢<sup>テ</sup>以<sup>テ</sup>當<sup>ラ</sup>達<sup>ス</sup>者<sup>ノ</sup>施<sup>ス</sup>於<sup>テ</sup>新<sup>ノ</sup>學<sup>ノ</sup>可<sup>ク</sup>以<sup>テ</sup>寤<sup>レ</sup>疑<sup>ヲ</sup>辯<sup>ス</sup>惑<sup>ヲ</sup>愚<sup>ヲ</sup>

亦<sup>モ</sup>未<sup>ダ</sup>能<sup>ク</sup>審<sup>ス</sup>於<sup>テ</sup>是<sup>ニ</sup>非<sup>ヲ</sup>後<sup>ノ</sup>之<sup>ノ</sup>明<sup>ク</sup>者<sup>ノ</sup>見<sup>ル</sup>其<sup>ノ</sup>違<sup>ハ</sup>闕<sup>ク</sup>儻<sup>モ</sup>改<sup>ム</sup>而<sup>シテ</sup>正<sup>ス</sup>諸<sup>ノ</sup>不<sup>レ</sup>亦<sup>モ</sup>宜<sup>ク</sup>乎<sup>ナリ</sup>



孟子

梁惠王篇 上十七章 下十六章

蘇洵批點本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食未有仁而

亦不... 梁惠王... 孟子... 蘇洵... 批點本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巳矣何必曰利

車一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六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  
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  
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  
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

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入惡在其  
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入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  
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入者也如有不嗜殺入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子也曰臣聞之

三ヨツテカ 吾

胡說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羊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  
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舉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且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  
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  
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入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  
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  
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  
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二服八何以異於鄒敵  
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王曰吾婚不能進於是矣顧夫子輔吾志  
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矣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  
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莊暴見孟子，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晉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車子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  
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  
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孥離散，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  
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  
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  
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  
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  
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南句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眈眈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

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棨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  
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車表

爰方啓行王如好化貞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爰  
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  
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斷

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業主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  
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五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  
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辨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篇 上九章 下十四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  
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黃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擷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擷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蒞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其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  
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自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天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無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又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  
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  
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  
是亦不屑就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使大夫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八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至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主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  
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  
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况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  
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  
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  
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  
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  
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  
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  
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  
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

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可不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

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王親嬭於人心，獨無悛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向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  
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  
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  
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  
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  
者魯繆公無父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  
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不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度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合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譏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文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然矣。夫充久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會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又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篇上五章下十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公曰彼丈夫也我大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郟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魯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其  
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  
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

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  
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君廬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  
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

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  
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  
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孰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  
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賈相若麻績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予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俞，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

天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

視夫泚也非為入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藹繫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  
命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  
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  
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  
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  
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

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子墨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書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黻黼練以為衣服犧牲不

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

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

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  
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  
哉曰梓匠輪輿與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又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  
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sub>不</sub>以祀湯又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梁盛也湯使

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  
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sub>之</sub>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贖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魯有諺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子墨子曰今有人日攘其

毫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  
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彼不惟臣東

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步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  
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  
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搗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  
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  
警衆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

爲此懼爾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  
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  
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夫  
蚘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積與抑亦盜跖之所積與是未可知也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况戴蓋祿萬鍾以况之祿爲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  
者。巴頰頰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  
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  
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官本正文孟子上終

